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 十.

沙市原是一座傍海的山丘，十八世紀葡萄牙曾發生內亂，王室人員逃難來此。基於安全的考量，便把王宮建在山頂，四周則駐守重兵。對巴西人而言，沙市是一座歷史名城，文化氣息相當濃郁。沙市的市中心是雄偉的聖法蘭西斯大教堂，以及約有畝許大小的教堂廣場，恰好座落在山峰最高之處。圍著教堂廣場的是當年王室成員的華舍，清一色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。地面鋪設著整齊的青石磚，每塊大約半尺見方，從廣場一直蜿蜒到山下。

九月七日大道便是原來山頂的峻線，曲折迂迴，如同一條長蛇，把上城與下城聯結在一起。沙市之美，也就美在這種自然景觀以及人為巧思的配合。

兩百多年來，巴西一直停滯在農業社會中，葡室各種建築的遺風仍在。只是滄海桑田，歲月刻劃出斑駁的痕跡，更添後人思古的幽情。來這裡的觀光客，不論是巴西人或是歐洲人，僅僅基於這一點文化上的親和性，就遠比躺在里約巴卡巴納海灘上的人有氣質多了。

不過文化古蹟的價值，每每是在失去以後，才會被人們重新定位評估。在外來遊客的眼中，那些剝蝕了的建築是時代的珍寶，卻是本地居民最痛恨的廢墟；滿地凹凸不平的青石磚、數百年來行人車馬殘存的真跡，待現代化的汽車奔馳其上時，那六級地震的威力，更令人頭疼不已。

近年沙市漸漸發跡了，石油工業的興起，使得山下的荒原頓成新都。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，平坦寬廣的柏油道路，吸引了大批白領的中產階級，在下城安家落戶。

儘管如此，上城的地位不但不減，反而有如陳年老酒，越陳越香。有錢人都以住在山城為榮，大公司、大商號也都把主力放在業已擁塞不堪的九月七日大道兩邊。雖然山下也是社區競立，而且無不新穎華麗，但是那些滿心不願的沙市居民，仍舊摩肩擦踵地，飛舞在不勝其寒的山巔上。

最終，新的秩序形成了。上城的居民多是王孫巨賈，下城則屬於石油新貴。在上下城之間，設有巨大的電梯，一次可載近百人，兼可運載貨物、車輛，於是皆大歡喜。

只是，在上、下城之間，那些原來建在半山中間，不屬於主流地帶的房舍，如今成了無助的孤屋。稍有能力的人，早就力爭上游，搬離了那不上不下的尷尬處境。苦的是既不能上，又不能下的人們，只得抱殘守缺，躲在那百年老屋中，圖個難得的溫飽。

這些房舍是沙市市區之癌，一些曾經光輝過，屬於古董文物的老舊危樓，拆掉了可惜，重修又需要大量經費。長年累月的拖延下來，危樓一天天地更加危險。有些危樓尚且搖身一變，變成低俗的人肉市場。那些窮困得再變不出任何花樣的，便成為沙市最窮苦無依的可憐蟲最後的庇護所。

尼奧等人就住在這個貧民窟內，正好在下城與上城之間的半山腰，一個三不管的地帶。

月色皎潔，隱隱約約之中，還能分辨出幾個魚貫的人影，高一腳、低一步地走在峻峭的山坡上。那裡有一條草長齊膝、彎彎曲曲的羊腸小徑，雖然也有石階，卻因為視線不清，平添了幾分恐懼。東尼特意走在我前面，每次遇到障礙，他總會回過頭來，大聲提醒我小心。

這時正是午夜，月亮已經昇到天心，我們背後是上城的中段。眼前茫茫一片的銀白，定目看去，淡淡的光輝下，尚有一層一層的輕影。那遠處有片一望無際的薄紗，想必就是大西洋了。一切都像夢幻般的恍惚，風很清涼，人影綽約，連自己的意識，都是飄飄渺渺的時有時無。

為什麼在沙市住了這麼久，而這裡又是這麼近，我卻是第一次來此踏月夜遊呢？多虧這幾位新交的朋友，否則我真想像不到，大自然真毫無分辨心。即使是最卑微的地方，她所賜與的恩澤，也絕不低於那些名山勝水。

隱約之中，一個模糊的黑影，逐漸出現在眼前。那是獨立在山坡上的一棟雙拼三層的磚屋，即令在朦朧的月光下，也看得出是座殘垣斷瓦、搖搖欲墜的危樓。附近黑暗無光，我們也沒有手電筒，只得步步為營。

尼奧首先摸黑鑽進大門，提醒我說：「小心，這個樓梯沒有扶手。」耳中聽到的是一陣陣嘎嘎吱吱的木板摩擦聲，再加上秀子不時地驚叫，我知道一定非同小可。

東尼小心翼翼地帶著我走進大門。裡面雖然比外面稍暗，好在月光從四面八方洩進來，看得倒是十分清楚。裡間不大，兩邊各有一破爛的房門虛掩。還有一座傾斜六十度的木製梯子，梯階每級約二十公分高，歪歪扭扭地向上而升。

這簡直就是天梯嘛！東尼先讓凱洛琳爬上去，叫她為我領路。

不料到凱洛琳剛踏一步，木梯立刻就向一邊歪傾，我嚇得大叫：「別動……」一邊急得伸過手去，抓住她的肩膀。

凱洛琳被我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，連忙抱住木梯，驚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所幸東尼在後押陣，他看得清楚，說：「沒事，沒事，朱第一次來，以為這座樓房就要倒了。其實我們之中，誰的命都不會比它長！」

他說得不錯，木板雖然已經腐朽，但要壓垮它，看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大家手腳並用地爬到三樓，尼奧掏出了鑰匙，打開一扇釘釘補補的木門。屋內也是星光點點，月光灑了一地。原來屋頂早已變成網狀，活像一棵百年老樹，承接著無垠的穹蒼。

東尼點了一隻蠟燭，光線照到壁上，照出了一幅觸目的畫，非常眼熟。我走近一看，原來是一幅太極圖，陰陽兩極各以一支箭頭指著前後房間。陰指著後間，旁邊寫著葡文「愛」字，陽則指著前間，寫的是「工作。」

除了前進與後間外，面對正門處，還有一個小小的房間。室內沒有任何家具陳設，到處都是空空盪盪的，只在牆角處捲著一些床單，倒是顯得分外清爽。

地板也已經腐朽，走在上面，頗有如履薄冰之感。上面也沒有天花板，斜樑貫頂，上面蓋著一些零亂的破瓦。我不禁擔心，如果瓦片下落，那倒是真的「禍從天降」。

東尼把我帶到前間，只見牆上又是一個太極圖。畫得非常工整，四周並列著八卦，下面寫著一個拳頭大的葡文：「靜」。

東尼壓低了聲音，對我說：「這裡一般人不許進來，你是例外，但是不要隨便說話，以免打擾別人。」

牆上還有不少圖畫、很多象徵符號，東尼一一對我解說。我才瞭解，很多平日常見的符號，其實都含有很深的意義。

牆邊放的都是書籍，整整齊齊地排列著。書堆中，有一個小香案，很惹人注目。案上只擺了兩個碗，一個是空的，另一個則裝滿了水。

東尼低聲說，那是他們的聖壇，壇上放著聖物，是每天祭拜用的。

這間房較大，靠裡還有一個隔間，尼奧正在裡面找東西，顯然是他的臥室。

東尼再帶我到後間娛樂室，凱洛琳與秀子已在這裡燃起了一隻蠟燭，放在中央，兩個人則盤膝對坐在地上。想不到地上竟是一大張地毯，鋪在房內，佔了四分之三的空間。靠牆的兩側，還有兩個沒有見過的嬉皮，一個在瞑目打坐，一個卻已經睡熟了。

月光由屋頂的縫隙瀉下來，點點滴滴，宛如撒了遍地碎鑽。一根細細的蠟燭隨風搖曳，每個人的背後，都拖著一條又高又瘦的黑影，貼在剝落的牆上。

連東尼的聲音也顯得有些神秘了：「我們這裡有很多特別規定，要請你原諒。我們白天工作，只有日落以後可以會客，這段時間內，歡迎你常來。」

這時，秀子捧了一些畫出來，她小心翼翼地鋪在地上，那都是些超現實的象徵畫。線條及用色都很怪誕，畫中的題材，總脫不開野獸的頭顱和人的軀體。我看不出有什麼意境，在昏黃的燭光下，只顯得有如地獄般的恐怖。

我不便置評，便顧左右而言他：「照妳的畫風看來，這些壁畫該是另外一個人畫的了。」

東尼說：「那是我畫的。」

我這才不敢小瞧他們，竟然每個人都是出眾的藝術家。